

崇州怀远古镇：楔不爆的分州

赵孟/文

成都崇州的怀远、街子和元通号称崇州古镇的“金三角”，三大古镇都在一条线上，怀远古镇是它的龙头。怀远古镇是赶隔日场，没有一天生意是萧条的，也没有一天人满为患。老话说“搬不空的大邑，楔不爆的分州（怀远）”。“楔不爆”（即装不满）是对怀远丰富的另一种注解。

春去夏至，这里仍一如既往。热闹与寂寥在这里不同的街道上并存，相互衬托，似也含有阴阳互补之理。在明暗动静张弛中，凸现出一个老镇立体的身影，隐隐感觉到老镇的多侧面和包容；悠悠夏日，寂寂长昼，流连于此则让人回归简单，返朴归真。



林氏宗祠。林家清代道光年间从福建移民到此(朱玉霞 摄)

蜀门怀远 四方归之

今天的怀远已经很大了，但逛怀远还是要逛老街，即一般所说的四门四大街。上午十点过到的怀远，老街上还有早点卖。怀远吃早点，自然要吃“三绝”（叶儿耙、冻糕和豆腐帘子），我点了其中的叶儿耙、冻糕，外加稀饭。

冻糕跟发糕口感差不多，微带甜，很泡，感觉上怀远的冻糕吃起——按四川话说是——有筋丝，不像好多发糕水垮垮的，有拉扯感又不粘牙，而且是用于棕叶包的，清香；叶儿耙有洗沙糖心的，我吃的是肉菜馅，里面有豆腐干儿小颗颗，一咬满嘴流油，既糯，又不粘嘴，清爽，且有回味感，十分顺吞，可见“怀远三绝”不是浪得虚名。

追溯怀远古镇的历史应该是在 1500 年以上。史载李雄称成都王并建立大成国（李雄侄李寿改国号为汉后则称“成汉”）之后，公元 312 年（即晋怀帝永嘉六年）在蜀郡原江原县地置汉原郡，下辖汉原县，郡治县治据说均设在今怀远（参见《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》）。唐代昭宗时（公元 889-904 年）在蜀州（当时辖晋原、青城、唐安、新津 4 县）境内置“怀州节度使”，成为剑南西川道的军事重镇，怀州军镇即怀远镇。

据康熙州志《关梁》载：“崇地接壤吐蕃，唐时出沒不常，设一关以御之，则怀远镇所由名也。”到清乾隆五十五年（公元 1790 年），经总督孙士毅奏请拨城守营一部，分防其地，设分州治于此，遂成为巨镇（见民国《崇州县志》）。设关设防，足见其军事位置之重要，难怪怀远向有“蜀门”之称。直到清末全州设二镇六乡，怀远即为两镇之一。

据说怀远原名“横原”，两名谐音，但读之，“怀”比“横”更受听，加之“怀远”有《中庸》“柔远人也，怀诸侯也”句中“四方归之”“天下畏之”之义，故改名怀远。作为古镇，在清乾隆年间，怀远已有东西南北四条街道，并均设栅门。光绪初年又增至八条街道，到解放时怀远街巷已有 21 条。后又陆续新建拓宽不少街道，加上庙宇、宗祠、会馆、教堂等古建筑，其规模甚至超过了不少老县城。

老街“隐居”、麻窝子和棕编

下新街是条很长的街，两边是笔直的骑楼式连排店居，密密的廊柱由近及远地延伸出去，柱廊宽一米多，其中没有开店的，间或几个门斗儿边有抱鼓石或石墩。门牌 52 号是装饰洋盘的门斗儿，门额上有凸起的“隐居”两字，已驳落，两边沙石条子上的对联是：

卜重良邻风道晏子

图明太极学慕濂溪

晏子即春秋齐国大夫晏婴，《晏子春秋》里记载他的言行，是个爱民廉洁、德高义重的贤者；濂溪即北宋思想家周敦颐，他参儒释道诸学，又钻研易经，以阴阳五行阐释天理人性，并著《太极图说》，成为宋明理学之鼻祖。

“隐居”过道内小天井两边泥墙上绘有花草鸟兽，虽斑驳，但风雅犹存。进门斗儿是过厅，然后是天井，外置木楼梯上二层走马转角楼。左边一窄窄的巷道穿出去就是田坝。院里人说这原是地主房，解放后“土改”没收为公产。现住居民七八家。房子易主半个多世纪，或经过二、三代人，就很少有人知道其来龙去脉了。

南街很热闹。铺面都是做生意的，街沿上还有很多摊子，两边梧桐树撑起。十字路口有好几个卖豆腐帘子的摊子。木架子上搁一木板，卷好了的豆腐帘子就排在上面，晃眼看像豆筋，只是上面发了厚厚一层绒毛，旁边还放着抻伸展了的厚厚一

摞豆腐皮子和装在木匣子里的豆腐。

上西街上有卖“偏耳子”和“麻窝子”的。“麻窝子”是川西坝子对一种竹麻编成的鞋子的俗称，形状有点像早年僧人穿的鞋子，鞋帮稀缝，由麻线或布带编成，帮、底都是竹麻编就，一双要五元。摊主说这种“麻窝子”一天打两双，很费事。“偏耳子”通常就指草鞋，不过这里也有竹麻打的。以前，即使赶场走人户，也多有乡农穿“偏耳子”或“麻窝子”，故过去成都市井有俚语，谓“巴佬进城来，脚上穿的是烂草鞋”。

有个大爷蹲在街沿上卖竹麻，成片成片地摞成一堆。竹麻是嫩竹子撕成的。原先川西坝子农民好多自打草鞋，都要用竹麻，他们把划成两半的竹子扔到灶口里烤，烤软后就拿出来撕成一片片的（内心子不要）。据说过去好多用牙齿咬着撕，现在用夹子撕。撕好后放到水里漂白，最后晾干就可以用来打偏耳子或麻窝子了。眼前这大各卖的竹麻是他自己撕了来赚点钱，10 斤一捆，一捆价 20 元。

上西街开店的不多，但尚存好些清末民初风格的挑楼式门面。街上的 25 号是“鹤立”于两边店铺房中的一座小姐楼，悬山顶，两边穿斗木板山墙，正面也是板壁，半中腰的“美人靠”是最透情味的。整座小姐楼呈陈旧的深褐色，睹之不免猜想当年居其中的闺中人是怎样生活方式。小姐楼通常安设在庄园或深宅大院内，自然容易造成“人未识”的效果。此小姐楼却当街而建，高耸街中，应该当初有别一种计较吧！

走拢上西街北侧的天后宫，周围没有做买卖的。进去才发现里面已成茶铺，耍鸟打牌的人不少。一个大四合院，中间有鱼池假山，林木绿荫，南面大厅及檐廊下都是喝茶的。坝院里喝茶耍鸟的多。通过厅侧的一道拱门出去是条小街，宫外筑有牌坊行墙，正中额上书“林氏宗祠”四字。

原来林家是清代道光年间从福建移民到此的，按宗风而供天后娘娘，即海神娘娘妈祖。妈祖前身是北宋初年出生于福建莆田湄州的林默姑娘。在东南沿海一带数以千计的天后宫中，最大的也是天后故里的福建莆田湄州祖庙，建于北宋。林家既是福建人，又与妈祖同宗，自必供奉天后娘娘。本地人习惯了对林家祠堂为天后宫。今天妈祖像已不存，祠堂成了文化站和花鸟协会搞活动的地方。茶客们说每年农历 2 月 15 日，这里办百花会，还要搞斗鸟等各项娱乐活动。

正西街（原先叫五福街）上有个婆婆当街打棕绳。一把长条凳上绑了一大把棕丝，婆婆右手车着一个可转动的裹绳线的圆木辊，左手就边扯边捻着棕丝，随着旋转，棕丝顺着婆婆的手不断地搓成细细的棕绳而裹在了木辊上。婆婆姓谢，七十多岁了，她说棕绳是用来连棕帘。就是专门缀连棕垫的细棕绳。婆婆对门就有一家制棕垫的。过去习用棕垫铺床防潮，棕绳用途大，不怕水，家家户户扯井水用，拴桶的绳子就必须得用棕绳，它还可编织其它生活用品。难怪怀远有专门的棕绳街。老婆婆打棕绳的不少，多用来挣点零花钱。棕编也是怀远著名的“三编”（棕编、藤编、竹编）之一。

盛世遗迹 悠悠长昼

天气热起来了。我的午饭是在正东街吃摊子上边炸边卖的大麻圆，五角一个，里面包的豆腐干菜馅，吃一个真当一顿饭。基于优裕的物质条件，怀远小吃很盛，又远近闻名，真是本地人的福气。

从北门的清明街，商业街直转到小北街，这一片同西門老街相比，商气明显地浓烈一些。有算命的，有卖叶子烟的，也有土法行医的摊子；小北街上有卖清一色蓝布围腰帕。这里的乡民上了年纪，大多爱围个蓝布围腰帕，兜东西也好，揩手也

好，遮下身风寒也好，总之好处多多，且十分方便；这里还有把新做的蓝布长衫（妈妈式侧边扣）挂在围腰布中间卖的。穿这种长衫很老派，也是逝去的乡间习俗。现在穿的人越来越少了。

商业街口有座砖石砌的坊门，顶额有“商业街”三个大字，坊门顶上饰花纹，造型有西式风格。透露出这里曾经开发较早、商贸发达的信息。如果不是本地商业的发达，镇街不会那么多，有钱人也不会集中在人口密集处大建宅子，在街市落脚，反过来他们又促进本地经济的兴盛。难怪过去怀远的饮食业、百货业，包括粮油、盐、茶、酒、水果、木、竹、铁器、煤炭及各类土特产品的经营十分发达，曾为远近州县、山区平坝货物集散之地。

及至今天，尽管商业格局有变化，不少老街已然沉寂，功能退化，行走其间已是带着看旧日风景的心情，但我仍未能轻易转遍所有的街巷，也未能随意走进所有的院坝天井，去领略、去留意那“六

街灯火连文井，汉原花影满琴堂”的盛世遗迹及古

风。

东横街上没什么店铺，商气很淡。茶铺里坐着的人跟赶场天的热闹似乎没什么关系。好几个茶铺都是这种情景，清闲的茶客仿佛只有在老气横秋的老街大茶铺里静静地喝茶，方显出他们单纯人生的质地。

一个很大的镇，热闹与寂寥在不同的街道上并存，形成反差，又相互衬托，似也含有阴阳互补之理，在明暗动静张弛中，凸现出一个老镇立体的身影；另一方面，其中又隐隐让我感觉着老镇是多侧面的，富于弹性的，有更大的包容性。

这里赶隔日场，来来去去、人多货多，没有一天生意是萧条的，也没有一天人满为患，原因是这里什么都可以吸纳。由此我体会到了什么是文化的涵容。老话说“搬不空的大邑，楔不爆的分州”。装不满是对怀远丰富的另一种注解。



怀远藤编远近闻名(刘乾坤 摄)



商业街里的老宅院，虽然有些凌乱却也干净(赖武 摄)



下新街至今清静(赖武 摄)



怀远三绝之一的叶儿耙(刘乾坤 摄)



微信二维码



游逛随花的柠檬二维码

更多美丽风景
关注四川经济日报新
媒体中心的新平台新
浪微博“游逛随花的
柠檬”，欢迎我们的
话题 # 川行无边 #
互动。



微信二维码



微博二维码

亲，四川经济日报社新媒体中心旗下的微信公众号“非遗天下”，以及新浪微博(http://weibo.com/feiyitianxia100)已经开通啦。我们关注非遗文化的研究、保护与传承，人文、地理、艺术领域的热点话题，有图有真相。欢迎关注，欢迎分享。

本报声明

本版所登稿件若需转载或编辑出版，应经本报许可同意，并按有关规定向作者支付稿费。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。